

我这样画画

This is how I draw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王天兵 绘著

Tianbing Wang

Sketch America

我这样画画
This is how I draw

J214
96

王天兵 绘著

Tianbing Wang

Sketch America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这样画画 / 王天兵著.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9

ISBN 7-5305-1133-5

I. 我... II. 王... III. 素描-技法(美术)
IV. J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9858 号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50 号

邮编: 300050 电话: (022) 23283867

出版人: 刘建平

天津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 天津发行所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24 印张: 7

印数: 1-30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 21 元

目 录

看到了四边 (五幅) ·····	2
巴赫的托卡它曲和赋格曲 ·····	12
哈莱姆 ·····	14
静物时代 (三幅) ·····	16
速写——日记 (二幅) ·····	22
用胳膊、肩膀、全身来画 (三幅) ·····	26
黑色星期一 (三幅) ·····	32
石头睡觉 ·····	38
“×” ·····	40
不懂解剖 ·····	42
有点黄色 ·····	44
学习修拉 ·····	46
废照片和新肌理 (六幅) ·····	48
罗丹雕塑系列 (六幅) ·····	60
明亮的风景 ·····	72
读书的女孩 ·····	74
改造马约尔河神 ·····	76
开合 ·····	78
尼克 (二幅) ·····	80
麦克 (三幅) ·····	84
无意义的脸 ·····	90
第二种无意义的脸 ·····	92
口音难改 ·····	94

边画边擦	96
粗野的微笑	98
雕塑与素描 (三幅)	100
草图要草 (二幅)	106
推演人形 (三幅)	110
施音 (二幅)	116
哈特姐妹	120
乌拉	122
温妮	124
头像系列	126
韦拉	128
妮拉	130
威尔	132
珍妮	134
瑞娅	136
安君	138
画脸要画脖	140
想画圣母	142
你成不了一个艺术家	144
又见男人体	146
荷兰妇女 (七幅)	148
【素描索引】	162



作者1996年春于美国画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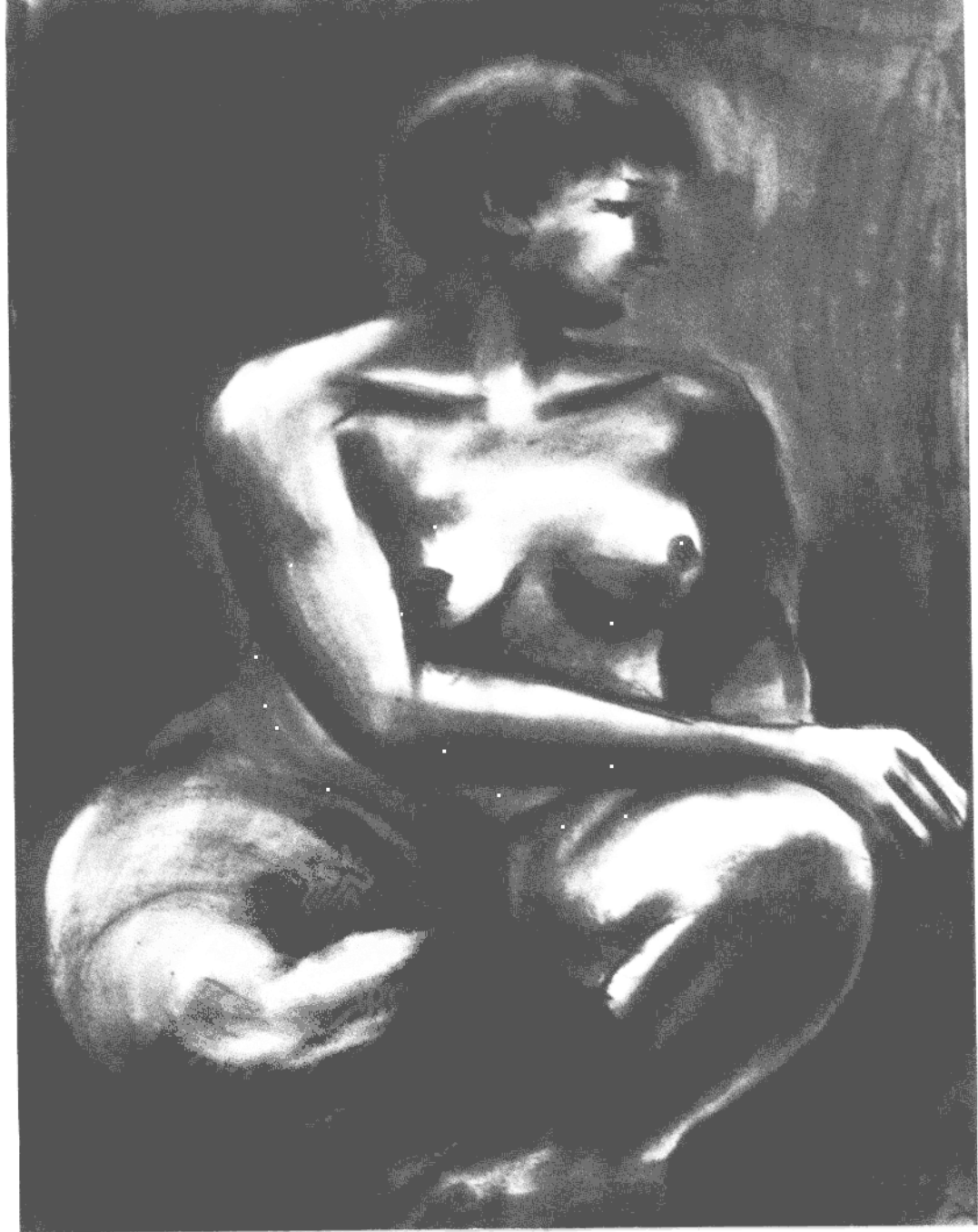
看到了四边（五幅）

这幅画来自一次课堂练习，作业要求是画人体，不管人体模特做什么动作，从什么角度画，都不按比例，而是强行让画上的人的每一部分都触及纸的四边，而每个局部却还是保持写真，按客观的明暗来描摹。

一开始学素描，全部的底子还是12岁的夏天在一所中学的美术组中打的呢！那是学画石膏像——举着笔量比例，对比光暗等等。而再次习画已是1991年的秋天在美国的大学里了。我一开始画人体，只在纸的中间画一个完整的小人，好像浮在纸中间，这还是用的伸胳膊量比例的老法子呢。老师说你画



得不好，人不像活人不说，也太小，他让我把人画大点……让头顶、双脚出格，还不难办，而让头部和肘部同时出纸的左右边就有点怵了，在现在的女人人体双乳间还保留着一条拘谨的人体左边线，头部的位置也移动了几次，才勉强让鼻子碰到右框……可突然间，这个形象有了独立的意义，她完全不合解剖，我也从没有亲手画过这样的人体，可拉开的人体不但没有让人不可辨认(画前我担心过)，还是活泼的毋庸置疑的人，而且又有一种别致新奇的统一和完整……我惊讶我可以画出这样的画，我不但突然理解了变形，理解了毕加索。(这是一



种微妙强烈的感觉，是人们在恍然开悟时，常感到的那种要告诉别人，可又怕说不清但又肯定已捕捉到什么真谛的焦灼感)而且从此看到了纸的四边。我以前只是知道纸有四边，而没有看到。所有的方形和长方形对我是一样的，这就是一开始画的人总是浮在纸的中间的原因。以后我开始有意尝试在各种各样的纸上画画，画中也随着纸的形状变了。真有意思，有方纸——它显得饱满，有双方块纸——它显得广阔——纸也有性格，连过去觉得没意义的三联画也有了意义。画第一根线，实际上已是画第五根线了，因为它要和纸的四边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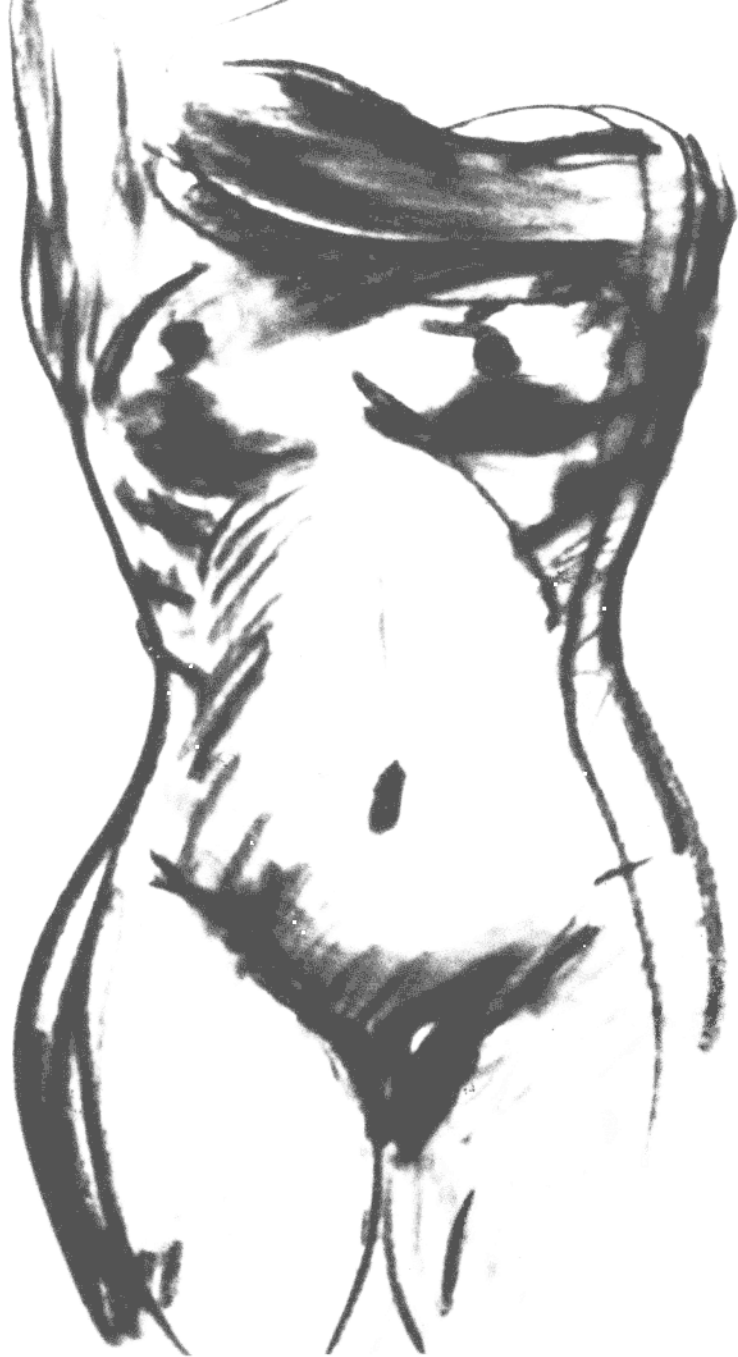


照应。为什么没有人早点告诉我呢？让我到了23岁才第一次看到四边。

而且，这幅画画出来，我就感到它和以前的为数不多的习作、包括写过的文章及一切作业的不同，它不再是一种中间物，而是某种成品，我的第一件创作。从此后，画画不再是那所谓必经的学习过程，在这种过程里我总觉得生命在白白流逝，在这种过程里我清楚地感到在作妥协，而是真正的画画了，这和大艺术家的画画没有本质的区别。



接下来的三幅线描是在一堂课上画出的，我仿佛一下子走过了十年……
我开始画画。



巴赫的托卡它曲和赋格曲

这是我第一次去教堂的鬼节管风琴演奏会。

如果把钢琴的清脆声调比作一柄明亮的钢剑，那么管风琴之音色则是把剑的双锋包裹在一层熔化的金属膜内，虽仍有削铁断金之快，但剑落处声色已从霹雳转成远雷。

托卡它曲(Toccata)和赋格曲(Fugue)都不长，加起来也只有15分钟左右。音乐如激流快水汇涌入耳，管风琴如啸，竟震得我身下的木椅嗡嗡发颤。虽是鬼节音乐会，但我只感到欢快激昂。尤其是当音乐进入复音(Polyphony)乐段时，仿佛两音部在无休止地轰轰烈烈盘旋上升，忽然一方驻足踏步，一方还在欢声雷动；而一会儿，前者似又疾行，骤停回眸，后者正翘首伫立，静静眺望。在片刻之内，有万千交错气象，太丰富也飞驰得太快，我只能把握时间坐标上即刻前后的一小段儿，好像明澈的急流中游动着密集的鱼群，伸手入水去抓，却每每让鱼从手中滑走，鱼儿就是乐符，个个相随，奔突如疾矢，上键压后键，后键追前键，鲜亮若揭却无有定态，但在欢腾涌流中似乎有太多的算计，弧线丛中潜伏了太多的硬边。

最后一个长键落定，明晃晃的激流像断电的光柱般突然消灭了，我忽感仙曲已尽忘，竟不能在脑中暗诵任何一段。